

內門及其周邊地區「劉和反」民間傳說之探究

撰文／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臺灣歷史文化及語言研究所碩士生 劉自仁

摘要

只要居住在內門老一輩的人，幾乎都知道紫雲宮的緣起是因為劉和來此打家劫舍、放火燒屋，導致原本私祀在家的吳公真仙金身被焚毀僅留下頭部，重新雕塑金身修復後，才因此興建了紫雲宮來供奉。

但遭到劉和洗劫的地方可不僅僅只有內門，範圍之廣，就連周遭的南化、龍崎、關廟、田寮等臺南高雄地區也都曾受害過，甚至還擴及到甲仙、六龜以及那瑪夏，所以在民間各地留下了許多關於「劉和反」的傳說。但在歷史上卻大多被忽略，再加上資料少，幾乎名不見經傳，故劉和以及相關的民間傳說是有其研究的必要性。

因此本文即以劉和為議題，首先說明內門紫雲宮建廟之緣由，以及此與當地所流傳的「劉和反」事件之關係；其次蒐集有關的資料，然後依據各地方志書對於「劉和反」軼事傳說與文獻史料等紀錄進行比對與分析；再來透過至內門、南化、田寮等地進行田野調查與訪談，從耆老口述中找出相關的線索，再根據所敘述的事發地點進行實地考察，從多方面切入，來檢視「劉和反」到底只是傳說，還是確有其人或真有其事的史實，試圖探究出劉和的真實身分，以釐清其傳說背後的歷史。

關鍵詞：內門、紫雲宮、吳公真仙、劉和、土匪



The Study on the Folklore of “Liu He Uprising” in Neimen District, Kaohsiung City and Nearby Areas

Zi-Ren Liu

Graduate Student, Graduate Institute of Taiwan History, Culture and Languages,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origin of the Ziyun Palace (紫雲宮) in Neimen is linked to a legend involving a thief named Liu He (劉和), who destroyed a statue of the deity Wu Gongzhen (吳公真仙). The statue of Wu Gongzhen was enshrined privately at home, but burned and all that remained was a bust. Local residents restoring the statues and built the temple for it.

Liu He's criminal activities weren't limited to Neimen but also affected areas like Nanhua, Longci, Guanmiao, Tianliao, Jiasian, Liouguei, and Namasia in Tainan and Kaohsiung. Folklore surrounding Liu He is abundant in various regions, but historical records are scarce, making research on him and related legends necessary. The text aims to explore Liu He's identity and the historical truth behind the legend by examining local stories, historical records, conducting field investigations, and interviewing elderly residents for clues.

Keywords: Neimen District, Ziyun Temple, Wu Gongzhen, Liu He, Bandits

- 壹、前言
- 貳、內門紫雲宮之建廟背景與緣由
- 參、關於其他地區的「劉和反」傳說
- 肆、「劉和」身分之探討
- 伍、結語

壹、前言

內門區舊稱為「羅漢門」¹，位於高雄市東北方的邊陲地帶，就現今行政規劃而言，西與臺南市龍崎區、左鎮區接壤，南與田寮區連結，北臨臺南市南化區及本市杉林區交界，東則與旗山區為鄰，古時為平埔原住民馬卡道族大傑顛社的居地，早在清康熙 2 年到 13 年（1663-1674）年間，明代流寓文人沈光文帶著一批有學問的人隱居內門，在此潛心著述，傳道授徒，成為開發羅漢門文化的先驅。之後至清代，官方在此設置縣丞府與內門營盤，引來大量漢人入墾，臺灣縣丞葉文炳更於清雍正 11 年（1733）倡議創建「觀音亭」，並正式定名為「內門紫竹寺」。²



圖 1 內門紫竹寺

圖片來源：劉自仁攝於 2020 年 4 月 26 日。

- 1 由於平埔族群將烏山脈到楠梓仙溪以東的地區稱為「Ruohan」，四面環山，地形險峻，唯一出入口是在內門與田寮交界二仁溪的出口，溪岸兩側山巒之形象有如兩名莊嚴的羅漢把守於門關兩側，後來到此開墾的漢人移民遂以此意象將平埔族群地名「Rohan」直譯為「羅漢門」。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編，《展高雄系列專刊：內門特展》（高雄：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2018），頁 13。
- 2 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編，《展高雄系列專刊：內門特展》，頁 6。

所以，內門雖然地處偏遠，但卻擁有紫竹寺這樣歷史悠久的民間信仰，還有引以為傲的民俗藝陣及總鋪師外燴辦桌文化，除此之外，還有過去那些朱一貴事件、黃教事件、張丙事件、噶吧哖事件等歷史，也皆與內門有所關聯。

因此，凡走過必留下痕跡，這些豐富的歷史事件不但在內門留有許多人文景點，還有許多傳說故事，像清康熙 60 年（1721）朱一貴因不滿臺灣知府王珍父子苛政貪斂，便以大明後裔為號召，在鴨母寮豎旗起義反清，僅僅七天便攻占了府城，號稱中興王，震驚清廷朝野。後因內閣引爆閩客械鬥，起義軍勢力瓦解，最後朱一貴兵敗被捕，被押解赴京師處決。這是清代臺灣史上爆發的第一次大規模民變，所以朱一貴居住於內門以養鴨維生的地方也因此名聲大噪，就被後人稱之為「鴨母寮」，而當地就開始附會渲染，衍生出朱一貴可以指揮鴨子，如行軍般走路，養的母鴨生蛋都有雙黃，天生就有一張說話靈驗的「皇帝嘴」等傳說，所以朱一貴就成為家喻戶曉的「鴨母王」，還將其祀奉於鴨母寮的「興安宮」內，並於民國 87 年（1998）在廟前成立「朱一貴文化園區」。



圖 2 內門興安宮朱一貴文化園區

說明：朱一貴文化園區跟興安宮為同塊區域，紀念碑位於廟前。

圖片來源：劉自仁攝於 2018 年 7 月 7 日。

所以現今一些人文景點及觀光勝地，甚至廟宇的背後總有著許多傳說故事，而這些過去流傳下來的傳說，往往都有歷史軌跡可循，很可能就是地方某段史蹟的縮影。因此，本文透過內門「紫雲宮」的建廟緣起，來探究其與當地很可能也是歷史事件所衍生出來的「劉和反」傳說之間的脈絡。

但由於其傳說未見於歷史記載中，僅在坊間口耳相傳，所以除了檢視其始建緣由與沿革之外，筆者根據其他的地方志書資料顯示及田野調查結果，觀察到除了內門紫雲宮

有相關的傳說之外，包括周遭的杉林、南化、龍崎、關廟、田寮等地，甚至連甲仙、六龜、那瑪夏、玉井、山上、楠西、左鎮等這些臺南高雄地區，都曾聽聞過土匪「劉和」四處打家劫舍，因而造成民眾群起抵抗「劉和反」的傳說，所以有這麼多地方都在流傳，可見這些故事並非全都是空穴來風，憑空想像，必須有部分真有其人或實有其事，再依事實作根據，附上相關之神蹟，成為家喻戶曉的傳說故事。

但令筆者感到訝異的是，劉和在官方記載中既然著墨不多，幾乎名不見經傳，一般人甚至對其感到陌生，可是此人卻在臺南高雄各地留下這麼多的民間傳說，而傳說不僅反映出當地的歷史，還可能是由歷史事件所衍生的，因此歷史上到底有沒有劉和這個人？而他究竟是何人？在歷史上又居於什麼樣的角色？基於此，更應該抽絲剝繭詳細探索，深入考證史實與傳說的差距，還原劉和在歷史上可能的真實身分。



圖 3 「劉和反」傳說研究區域圖

圖片來源：劉自仁製作於 2024 年 4 月 26 日。

貳、內門紫雲宮之建廟背景與緣由

只要提起內門的信仰中心，無論男女老幼都會直接聯想到著名的紫竹寺，但這是一般人對於內門的看法。其實除了紫竹寺之外，當地還有一座紫雲宮，相傳主祀的吳公真仙，於清康熙 35 年（1696）是與紫竹寺的觀音佛祖同船隨蕭、郭先民從福建省德化縣一起渡海來臺。後來郭元欽、郭元樞、郭元興和郭元章四兄弟，偕其母朱氏循著二層行溪水道進入羅漢門，落腳在觀音亭庄「番仔路」（今觀亭），同船的蕭啟夫婦一家則來中埔庄「頂埤仔」（今中埔頭），並把女兒許配給郭元章為妻。因此郭家在清雍正 11

年（1733）將觀音佛祖聖像奉獻出來，信眾合資闢建「紫竹寺」奉祀之後，由於祂與吳公真仙是一起從福建省德化縣被奉請來臺的，所以每年農曆二月十九日紫竹寺觀音佛祖聖誕遶境時，必定會邀請吳公真仙乘轎隨同出巡庄頭，因此觀音佛祖與吳公真仙可說是同為內門地區最重要的神祇。³

只是吳公真仙的信仰在臺灣並不普遍，所以很少人會將祂與紫竹寺的觀音佛祖相提並論，甚至常被信眾誤認為是保生大帝吳本。因為吳公真仙也姓吳，但祂本名為吳岩說，字輔德，號濟川，為元代道士，生於元至大3年（1310）七月廿五日的福建德化縣，而且祂同樣也是立志行醫救人，年輕時就開始鑽研藥草醫術，常四處為人診療且不收取任何回報，被百姓當成活神仙。後來祂到江西龍虎山拜天師張正言為師，修習道法，回到福建以後，不僅行醫濟世，還開始斬妖伏魔為民除害。晚年與道友徐友山隱居在金液洞，於至正26年（1366）羽化成仙。⁴

所以實際上吳公真仙與保生大帝是兩尊完全不同的神祇，就連出身來歷也毫無關聯，而且由於吳公真仙信仰在臺灣太過稀有罕見，也因此遲遲未能在內門建廟供奉，而據〈內門紫雲宮沿革〉記載，吳公真仙起初都是由蕭姓族人私祀在家，直至光緒年間，才遷移至中埔頭蕭族姻親陳本公的府中奉祀。



圖4 紫竹寺觀音佛祖

圖片來源：劉自仁攝於2020年4月26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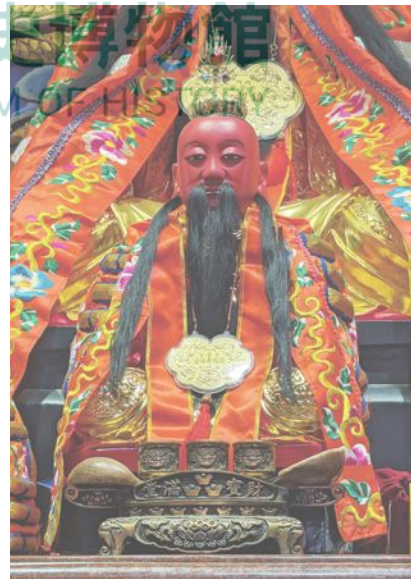


圖5 紫雲宮吳公真仙

圖片來源：劉自仁攝於2023年8月20日。

3 內門紫竹寺，〈羅漢門迎佛祖〉。資料檢索日期：2024年3月4日。網址：https://www.nmzizhusi.org.tw/?act=menuinfo&ml_id=20181106019。

4 百科知識，〈吳公真仙〉。資料檢索日期：2024年3月5日。網址：<https://www.jendow.com.tw/wiki/%E5%90%B3%E5%85%AC%E7%9C%9F%E4%BB%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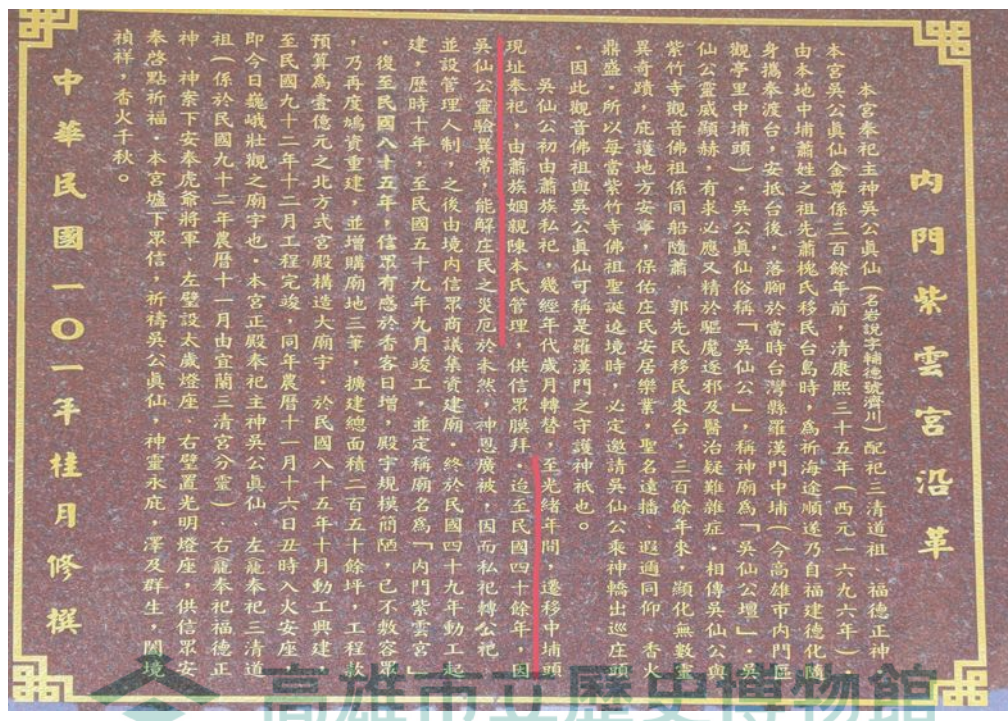


圖6 內門紫雲宮沿革

圖片來源：劉自仁攝於2023年8月20日。

後來到了清光緒21年（1895），清廷割讓臺灣給日本之後，爆發乙未抗日保臺戰爭，各地草莽趁亂四起，因此在陳聰賢所寫的碩士論文〈內門地區人文景點研究〉中就有提到當時「劉和番」率眾作亂，帶幾百人遠從南庄（今玉井、南化）沿山脈南下要來內門打劫。但劉和知道內門民風強悍，練武風氣極盛，宋江陣更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所以不敢貿然入侵，於是走到紫竹寺參拜觀音佛祖為由，將兵器藏在供品籃內，帶領眾手下就這麼大喇喇直接走進內門，等參拜完觀音佛祖後，一離開紫竹寺，就開始掠奪行搶民眾所飼養的牲畜家禽，並放火燒厝。結果陳家就遇上劉和這批人來搶劫，剛好主人家又外出工作，不僅飼養的雞鴨被抓走，家也被火燒了，就連供奉在案桌上的吳公真仙，也被燒毀僅留下頭部，後來決議重新雕刻金身，並請示神明開光點眼，才恢復原狀。⁵

5 陳聰賢，〈內門地區人文景點研究〉（臺南：長榮大學台灣研究所碩士論文，2015），頁77。



圖 7 內門紫雲宮

圖片來源：劉自仁攝於 2023 年 8 月 20 日。

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 KAOHSIUNG MUSEUM OF HISTORY

迨至民國 48 年（1959），才由私祀轉為公祀，並設管理人制，由蕭顯擔任，之後境內信眾商議集資建廟，終於民國 49 年（1960）開始動工興建，歷時十年，至民國 59 年（1970）竣工，定廟名為「內門紫雲宮」。⁶

所以從上述中可以得知，紫雲宮建廟緣起與「劉和番」有很大的關係，但到底劉和是「番」？還是「反」？因為從閩南語俗稱清光緒 10 年（1884）中法戰爭期間，在臺灣北部與澎湖之間法國遠東艦隊與清軍所爆發的基隆戰役、淡水戰役、月眉山戰役、澎湖戰役等為「西仔反」，就可以知道昔日臺灣人因法國稱法蘭西，所以就稱法國人為「西仔」，而「反」則有侵犯之意。⁷

因此「西仔反」指的就是清光緒 10 年（1884）法軍侵臺；相對地，「劉和反」指的也是劉和所造成的侵害之意。但陳聰賢在論文中卻寫成「劉和番」，所以究竟是筆誤，或劉和很可能是原住民或平埔族裔，從南庄（今南化）率領著一票幫眾，一路南下打家劫舍，

6 陳聰賢，〈內門紫雲宮〉。資料檢索日期：2024 年 3 月 5 日。網址：<http://ruohan.tacocity.com.tw/rig3-1-2.htm>。

7 林信成、范凱婷，〈淡水河口西仔反數位典藏清法戰〉，《博物淡水》，12（2020），頁 35。

甚至還以參拜紫竹寺觀音佛祖為由，闖入內門行搶。因此紫雲宮的吳公真仙金身，對清光緒 21 年（1895）發生在內門的「劉和反」，扮演相當重要的見證。但這還不足以證實「劉和反」確有其事，所以筆者於下文繼續探討其他地方所發生的「劉和反」相關傳說。

參、關於其他地區的「劉和反」傳說

由前述發生在內門「劉和反」的傳說來看，他是從南庄（今南化）開始，一路往南行搶。所以回溯到南庄追查，從之前臺南縣南化鄉公所出版的《南化鄉風華錄：南化人說在地事》與《發現南化》等地方志內，發現不少傳說記載都與「劉和反」有關，像是在南化村的風俗裡，只要「小廟裡面如果有『老君』二字的，都是反劉和那時候的」。⁸還有受訪者林得根提到：「有一個雞母矸仔的也是反劉和那時候的。」⁹甚至在南化的大事記中也說「反劉和是南化山區一則土匪擾民、民眾集結抵抗的故事」。¹⁰而其中還有兩則描寫「劉和反」比較完整的傳說，特節錄如下。

（一）劉和反

劉和是平埔族，高雄甲仙那裡的人，行徑像是盜匪一般。他第一次來到南化掠奪時，南化人因為害怕，完全沒有抵抗就逃走了。劉和看到人都不在，就把豬、牛、羊、糧食等搶劫一空。對於劉和動不動就要來南化搶劫的惡行，南化人為了自保也準備了一些武器對付他們，將劉和等人逼退至「楠梓仙溪」，也就是甲仙溪。¹¹

（二）反荖濃

反荖濃（荖濃和）的時候，劉和一行人搶劫北平，九層林（玉井庄）的人

8 臺南縣南化鄉公所編，《南化鄉風華錄：南化人說在地事》（臺南：臺南縣南化鄉公所，2006），頁 21。

9 同上註。

10 同上註，頁 64。

11 臺南縣南化鄉公所編，《發現南化》（臺南：臺南縣南化鄉公所，2005），頁 79。



幫忙北平村抵禦土匪，可能是這邊的元帥幫忙，那些土匪只見一個穿著紅肚兜的小孩按住槍孔，槍枝無法使用，土匪因此才逃走，一直追到荖農溪（一說追到烏山），他們攻到「落旁崎」就攻不進去了，這就是這個地名的由來。聽說後來還把這些番仔的心割回來吃。¹²

只是南化因為「劉和反」造成民眾群起抵抗而稱為「反劉和」，原意應該是「反劉和反」，也就是反抗劉和侵犯之意，所以除了上述幾則與劉和有關的傳說之外，筆者還從南化鄉大事件的〈反劉和與林元帥廟〉這則故事中發現，當地竟然有祀奉因抵抗「劉和反」而犧牲的民兵鄉勇之廟宇，其簡述如下：

「反劉和」其實是一件蠻大的事，這應該屬於搶劫，地點是甲仙小林到南化，時間是在明治 38 年（西元 1905 年），「林元帥」就是反對劉和的散兵死在那裡。劉和是平埔族，高雄甲仙（小林，也就是現在的荖濃）那裡的人，劉和是反清，因為他不是官兵，他是造反的人。……另外，林元帥的名字叫做林品，南化曾經有神明出來就叫他林品仔，應該是南化這邊反抗的人；但顏秋雨認為他是跟劉和過來搶劫而死在那邊的，是劉和的兵卒。……林元帥廟原來只是稻草搭建的小廟（或是石頭廟），每一遇火燒山便毀壞，後來神明指明一個地點，用磚造了一個小廟，鄉民認為如果沒有安頓好，林元帥將會鬧場。（出自南化村口述歷史訪談稿）¹³

於是筆者根據這條線索前往南化踏查此廟，由於該廟就位於省道臺三線內山公路從南往北要進入南化市區的岔路口處旁丘陵上，相當顯眼並不難找。

只不過廟名已從原本的「林元帥廟」改為「林劉元帥府」，因為在臺南縣南化鄉公所編之《南化鄉風華錄：南化人說在地事》中的〈反劉和與林元帥廟〉仍將此廟稱為「林元帥廟」，但書中照片廟名卻已是林劉元帥府，而現今廟貌乃民國 83 年（1994）12 月重建，所以，應該是重建後才改稱「林劉元帥府」，林元帥廟的稱呼則較早於重建之前。

12 臺南縣南化鄉公所編，《南化鄉風華錄：南化人說在地事》，頁 11。

13 同上註。



圖 8 南化林劉元帥府

圖片來源：劉自仁攝於 2022 年 4 月 5 日。

但像這樣明明就知道劉和是個打家劫舍的土匪強盜，南化人為何還要建廟奉祀祂？而且將祂與當地對抗劉和的民兵領袖林元帥一起合祀在「林劉元帥府」內。這在臺灣的有應公信仰中，雖也有「萬善同歸」將敵對雙方合祀，但那是在雙方人馬陣亡後，敵我無法分辨的情況下，才全部收埋在一塊兒。而像這樣明知道雙方是敵對關係還合祀在一起實不多見，並且廟後只有林府元帥之墓，而無劉元帥之墓，也就是說，祂原本主要祭祀對象為林元帥，後來才另外與劉元帥合祀，所以如此矛盾的情形，不免會使人想要探究這傳說到底是從何而來的？

因此筆者來到南化與當地耆老顏秋雨進行訪談，從耆老口述中得知「林劉元帥府」沿革以及對聯都是他所撰寫的：原來相傳清朝末年，有一位劉和義士領導反清。他手下有一林姓幹部，事敗受傷逃到該處，死後被葬在那裡，雖草草掩埋，卻因此得到好地理，據說那是「犁頭穴」。但祂死後沒隔多久，就開始騷擾地方，搞得南化附近居民雞犬



圖 9 南化林劉元帥府

圖片來源：劉自仁攝於 2022 年 4 月 5 日。



圖 10 林府元帥墓

圖片來源：劉自仁攝於 2022 年 4 月 5 日。



圖 11 林府元帥墓

圖片來源：劉自仁攝於 2022 年 4 月 5 日。

不寧，後來有信眾被媽祖託夢提示：要解決林元帥之事，必須向府城東嶽大帝陳情。於是為了地方平靜，由村長林怡發偕幾人到府城「嶽帝廟」請示，必須要為林劉兩人蓋廟才行，於是募款集資蓋成了「林劉元帥府」，這才不再發生事情，但只要其他廟舉辦迎神賽會經過此處，都要下轎進廟知會一下，否則神轎無法前進，包括神明位階高於林劉元帥的「南化天后宮」媽祖婆，也不例外。

於此前提，筆者認為「林劉元帥府」主祀雖是「林元帥」，但強調的卻是造成祂亡故的「劉和反」傳說，因林劉元帥府廟後方只有一墳塚收埋林元帥，而林元帥之名林品，乃乩童所云，難以考證人物名稱的來源與真實性，所以除了《南化鄉風華錄：南化人說在地事》、《發現南化》等地方志有記載之外，包括臺灣文獻叢刊等資料庫與臺灣文獻會所出版的在地口述歷史等當時的紀錄，都未有與林品相關的敘述。至於是反抗「劉和反」的義民或為反清義士劉和之部下的說法，依筆者推測，應是較為晚近時，為了把「林元帥」無祀枯骨的信仰加以正義化、英雄化的一種歷史添加，因而把「林元帥」與「劉和反」傳說做連結，其目的無非是要讓林元帥能在歷史上找到確有其人的正當性，所以才會將原本「林元帥廟」改名為「林劉元帥府」，另外加祀反派「劉元帥」，以強化其成神「忠義」的說服力，這樣不但將林元帥轉換成具有忠義形象的人物，也將當地「劉和反」的傳說與廟的沿革做了結合。

但也因為這樣，所以才會出現有人認為主祀神之間為敵對關係，而且還不是因為兩



圖 12 筆者至南化拜訪耆老顏秋雨訪談

圖片來源：劉自仁攝於 2022 年 6 月 26 日。

敗俱傷、同歸於盡才把祂們合祀在一起的特殊情形；甚至有人主張兩者為主從，皆是曾經打劫南化的強盜土匪，卻還蓋廟拜祭祂們等等，如此眾說紛紜、撲朔迷離，自相矛盾又不合情理的說法，都是因為想藉由劉和反的「實」來襯托林元帥的「虛」，所以在《南化鄉風華錄：南化人說在地事》中《東和村的民間傳說》還有另外一種說法「林元帥是苦苓腳知（池）府千歲所封，他是自殺身亡的」。¹⁴說明了劉和與「林元帥」可能並沒有直接的關聯。

無獨有偶的是，除了臺南南化之外，在高雄內門以南的田寮中坑仔鄧霄寶殿，也發現「劉和反」的傳說事蹟，而該廟所祀奉的鄧都大帝，也與內門紫雲宮所祀奉的吳公真仙，都是臺灣相當罕見的信仰。且據〈鄧霄寶殿沿革〉及林美容所著《高雄縣民間信仰》記載：

距今百多年前，中坑仔有張姓村民自大陸福建將鄧都大帝帶來奉祀，當時土匪劉和勢欲侵犯中坑仔。鄧都大帝顯靈諭示將其金身抬往炭頂石弄擴仔石針上，以八仙棹為座在該處守護，迨至內山之土匪侵至平埔時，突見炭頂地方似有兵馬甚多，乃不敢前進而轉道他往，因此炭頂、豎旗亭、中坑仔等處均得平安。¹⁵

14 臺南縣南化鄉公所編，《南化鄉風華錄：南化人說在地事》，頁 23。

15 林美容，《高雄縣民間信仰》（高雄：高雄縣政府，1997），頁 70。

顯然與南化「林劉元帥府」同樣是藉由「劉和反」傳說來強化神蹟的說服力，加深鄧都大帝守護鄉里的形象。相對地，這些傳說也都將劉和建構成燒殺擄掠、危害地方的負面人物，姑且不論是否符合歷史背景是否錯置，劉和毋庸置疑的已成為橫跨臺南高雄地區的大盜。

不過從上述這些當地民眾的口述傳說中可以歸納出三大要點，分別為：

- (一) 劉和是具有史實背景的人物，從其姓名在各地都有流傳，應該是確有其人，並非是虛構出來的。
- (二) 劉和是有相當濃厚在地色彩的人物，因為不只是他的傳說僅在南化、內門、田寮等臺南、高雄兩地山區流傳，外地並沒有記載之外，更從其綽號得知他乃高雄六龜茅農人。
- (三) 「劉和反」的時間應該是落在清末到日治初期（1895-1905），而且可能也與反抗當時政權有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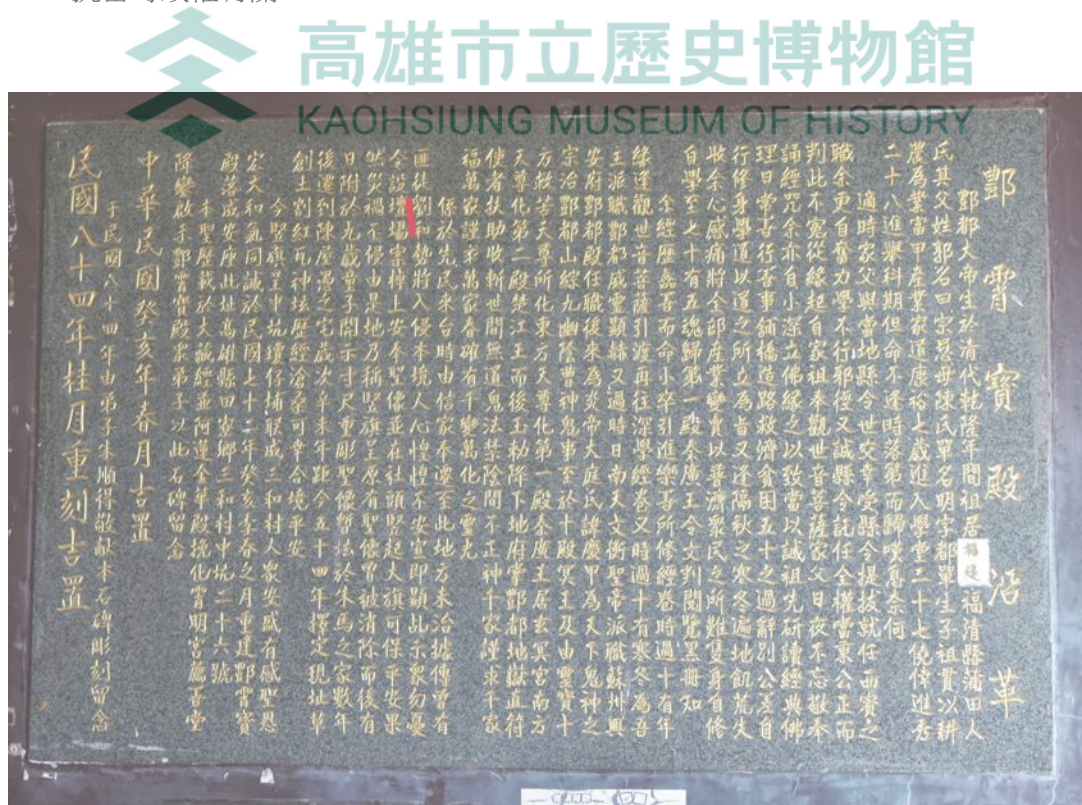


圖 13 鄧霄寶殿沿革

圖片來源：劉自仁攝於 2023 年 6 月 23 日。

由這三點就可以縮小範圍從這些地區的史料中深入研究，找出歷史上是否真有「劉和」此人？而他到底是何許人也？真實身分究竟為何？

肆、「劉和」身分之探討

從前文得知「劉和反」之相關傳說，雖然經過口傳的內容可能與史實稍有不同，但傳說所流傳之內容係當時耆老與鄉民對劉和的共同記憶，仍能作為追查劉和生平的線索，故要探究出劉和的身分，就必須以此作為出發點，進而翻閱相關的歷史文獻資料，找出是否有背景相符的人物？

所以筆者在採集到這些資料後，根據前文所述的三點線索，開始查閱相關的歷史文獻資料以及地方誌書進行整合與對照，結果，這三點在《臺南縣鄉土史料》中〈永康市分組座談紀錄〉的「清代劉取抗租反？」這段都有提到，簡述如下：

清道光二十二年至二十四年之間臺南府知縣閻忻的管轄下，以往百姓納租用稻穀繳稅，道光二十四年（1844）知縣政府出告示納稅條例變改用銀抵繳，納戶不服便集聚在保西里大人廟內相議抗租之事宜，眾人推選大灣劉姓第五世祖先劉敬（字取）及住廣儲西（今歸仁鄉大廟村過港仔）的武生郭崇高（字光侯）兩位為領導者，後來抗納租稅知縣派兵役圍捕抗租份子送縣衙嚴辦，郭光侯偽糖裝入箱內偷渡中國大陸天津方面逃走。劉取則被迫攜帶雙合劍，拋妻棄子六世劉排、劉禹，逃去深山避難，住荖濃社（今六龜區荖濃里）打獵為生，再建家園，生六世劉和，此事內容依大灣劉姓族譜記載及在荖濃所生第八世後裔劉阿元到大灣認親說這段祖先留傳口述的來源故事，後來劉取返回故鄉，於同治十二癸酉年（1873）十二月九日壽終別世。¹⁶

¹⁶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採集組編，《臺南縣鄉土史料》，耆老口述歷史叢書 24（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2000），頁 851-852。

由此記載在與「反劉和」之相關傳說進行比對，可以發現三個共通點，分別為：

- (一) 人名：按「反劉和」傳說的主角「劉和」，對照《臺南縣鄉土史料》那段內文中所寫到的劉敬（取）之子「劉和」，名字是完全相同的。
- (二) 時間：以《臺南縣鄉土史料》那段內文一開始所寫到「劉取與郭光侯抗租事件」發生於清道光 24 年（1844），與《南化鄉風華錄：南化人說在地事》對於〈劉和反〉發生時間的記載為日明治 28 至 38 年（1895-1905），相隔五十一年，再加上劉敬（取）辭世的時間為清同治 12 年（1873），與日明治 28 年（1905）僅隔二十二年，由此推估是否為劉和所存在的年代，是非常有可能的。
- (三) 地點：於《南化鄉風華錄：南化人說在地事》與《發現南化》內「反劉和」相關傳說都有提到「劉和是從荖濃造反出來的，所以又稱為反荖濃和……」。¹⁷以《臺南縣鄉土史料》那段內文所提到的「劉取……逃去深山避難，住荖濃社（今高雄縣六龜鄉荖濃村）打獵為生，再建家園，生六世劉和」¹⁸行比對，兩處地名也是完全一樣的。

由以上可見，不僅僅是「劉和」之名是完全相同，就連他的年代、地點也是完全吻合。故探討到目前為止，從《臺南縣鄉土史料》資料與《南化鄉風華錄：南化人說在地事》的內容來比對，大致已可獲得初步的確認，劉和乃是清道光 24 年（1844）與郭光侯一起領導抗糧反清事件的劉敬（取）在郭光侯偷渡對岸到北京告御狀後，就不得不拋下在臺南永康大灣的妻子及劉排、劉禹兩個兒子，攜帶雙合劍獨自逃去荖濃避禍，並在那裡娶了二房所生之子，所以劉和並沒有反清，反清的是他的父親劉敬（取）。

至於劉和是否具平埔族血統，為平埔族後裔？據劉還月等所著的《我是不是平埔人 DIY》一書中描寫：「荖濃地區的姓氏分佈，其中占比例最大的劉、潘、陳等姓，是西拉雅人漢化後六龜荖濃地區最主要的姓氏……」¹⁹而在《高雄縣鄉土史料》中當地耆老劉春雨所述中也提到：

17 臺南縣南化鄉公所編，《發現南化》，頁 78。

18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採集組編，《臺南縣鄉土史料》，頁 851-852。

19 劉還月、陳柔森、李易蓉，《我是不是平埔人 DIY》（臺北：原民文化，2001），頁 121。

光緒 20 年（1894）陰曆 5 月，劉河作亂。

劉河居住於六龜庄荖濃，是漢族無賴之頭與蕃婦所生的混血兒，字叫炎仙，以賣藥為業。劉河乘六堆義民被清之欽差劉永福召集之際，聚集附近的匪徒襲擊住在六龜福建詔安客十餘戶，肆行掠殺後又到木柵、內門虐殺良民，掠奪財物，想進逼鳳山。

義民軍聞知，即從鳳山城趕回。當時六堆大總理邱鳳揚，右堆總理林寶淑，副理宋德昌。邱鳳揚將前、後、中、先鋒各堆之義勇與右堆之義勇合併，堅守荖濃出口各處要害地，與賊黨對抗而各有損傷。但義勇軍並不氣餒嚴加防守。半月後劉河缺乏糧食，率敗殘匪徒遠逃深山，亂遂平。²¹

雖然文中記載的姓名為「劉河」，但從文中的敘述仍可以看出他就是「劉和」，除了從「漢族無賴之頭與蕃婦所生的混血兒」這句就可以斷定劉和是具有平埔族血統之外，還從「襲擊住在六龜福建詔安客十餘戶，肆行掠殺後又到木柵、內門虐殺良民，掠奪財物，想進逼鳳山」這段也知道劉和確為當時侵犯內門的土匪，而且繼續南下至田寮，準備進逼鳳山。

只是這些資料，雖然證實了劉和確有其人，也知道他的身分為抗糧反清的劉敬（取）與二房平埔族女子所生之子，還確定劉和真為土匪，但不知是否曾經反抗過當時的政權？因此，還需要更多的佐證，於是筆者查閱了《乙未之役打狗史料——中文編》中〈乙未之役黑旗軍相關資料〉一文，從中發現劉成良寫給其父劉永福的書信有提到：

前飭劉勝元等剿辦土匪劉和等，尚未就擒，聞名匪黨退入勞朗地方。查其該處係與嘉彰兩縣有路相通，……誠恐劉和諸匪由山徑小路抄出，與倭寇勾通，接濟該匪鎗械，作為鄉導，實為可慮。請迅飭嘉義併及府城各營，如有勞朗可通嘉義之路，即行四面截堵，勿令該匪徒等復出，以防內患，……²²

從這一段文獻資料可知，劉和早在清末就已經是臺南、高雄山區有名的土匪強盜，因為文中所述的「勞朗」地方，應該就是「荖濃」的諧音，從那裡往甲仙、那瑪夏，確

21 松崎仁三郎，《嗚呼忠義亭》（屏東：社團法人屏東縣六堆文化研究學會，2011〔1935〕），頁 96。

22 吳密察主編，《乙未之役打狗史料——中文編》，高雄史料集成第二種（高雄：高雄市政府文化局，2015），頁 92-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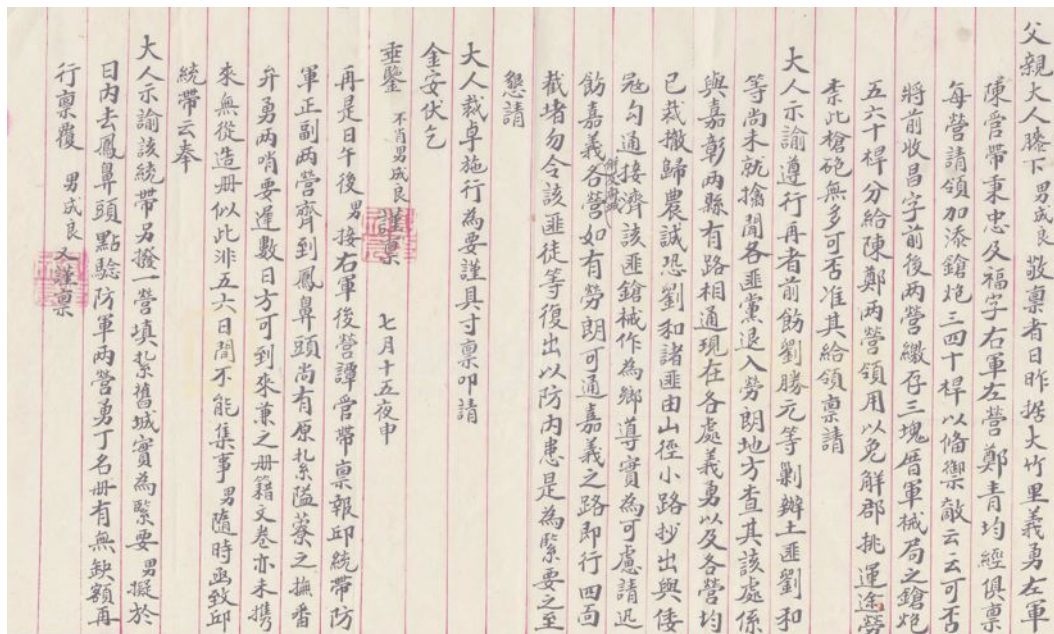


圖 15 劉成良致劉永福書信

圖片來源：〈劉成良致劉永福書信〉（1895），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館藏號：2014.011.0024.0002。



實是可以通抵嘉義。而且其勢力似乎已經龐大到劉成良必須在那非常時期動用官府的兵力去防堵，以絕內患。只不過，當時他解決這些內患的方式並不是剿滅，而是招募這些土匪。所以在劉成良寫給其父劉永福的另一封書信中便有向他請示：

男又擬請迅飾查訪嘉義一帶，若有前為土匪頭并犯重案之人，概行招撫出來，以免內患。凡治外亂者，必先除却內患。從前台北、新竹以及彰化失機，皆由於未能招撫土匪、土豪之故耳。可否，均請大人察奪施行……²³

因此在清光緒 21 年（1895）爆發乙未抗日保臺戰爭以來，仍有許多像劉和這類不受控管的盜匪，劉永福為了同時解決己方兵力不足及防堵盜匪趁機作亂製造地方騷亂等問題，於是對盜匪採取了招撫的懷柔策略，使其能成為助力而非阻力，所以劉和很有可能就像劉成良就曾令下淡水左堆總理蕭光明設法招撫水底寮庄（屏東枋寮）的匪首鄭貓生，

23 吳密察主編，《乙未之役打狗史料——中文編》，頁 94。

但鄭氏最終卻選擇與日方合作；而當時著名的匪首黃榮邦（原名丑）、林義成（原名苗生）、簡成功及成功之子精華（原名大肚），則都是受到劉永福的招撫，投效了黑旗軍。²⁴

故筆者依此推測，繼續查閱了《臺灣南部地區抗日份子名冊》，看能不能找出任何與劉和有關的蛛絲馬跡，果然就在第三冊中〈蕃薯寮辦務署管內〉的資料裡找到了關於劉和的記載。²⁵

表 1 土匪強盜人名簿 蕃薯寮弁務署管內（台南縣） 劉和名冊

姓名	劉和
年齡	二十七歲（明治三十一年時）
以前地址	臺南縣楠梓仙溪東里甲仙埔庄
技倆特徵	善於砲術。無
抗日份子或盜匪	抗日份子
參加抗日或加入盜匪年月日	明治三十年一月
黨別或所屬其主角姓名	係阮振之部下
根據地或經常潛伏居住之地	曾以嘉義縣後大埔為根據地，潛伏於噍吧哖各庄附近
常出沒掠奪之地域	主要出沒於果毅后堡果毅后庄附近
性行經歷	出身農家，因懶惰淪為盜匪，被庄民所唾棄，終投匪首阮振為其部下，常率五、六十名同黨以搶奪為事
備考	面貌不詳

資料來源：洪敏麟主編，《臺灣南部地區抗日份子名冊（第三冊）》（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78），頁147。

由上述資料中劉和的年齡在明治 31 年（1898）時為 27 歲，回推其出生時間應為清同治 10 年（1871）左右，也就是劉敬（取）辭世前兩、三年，這樣更加能夠確定劉和正是清道光 24 年（1844）因與郭光侯反清抗租而拋妻棄子逃至六龜荖濃避禍的劉敬（取），在當地再娶二房所生之子，長大成年後卻成為橫行地方的土匪強盜，到處打家劫舍，從高雄的那瑪夏、甲仙、六龜、杉林、內門、田寮至臺南玉井、山上、楠西、南化、龍崎、關廟、左鎮等一帶，都曾遭受過他的掠奪，因此為官府所不容，但當時正爆發乙

24 思痛子，《臺海思慟錄》（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7），頁 119。

25 洪敏麟主編，《臺灣南部地區抗日份子名冊（第三冊）》（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78），頁 147。

未抗日保臺戰爭，內憂外患之際，劉永福得先安內才能攘外，所以不能不設法召募這些土匪，使阻力成為助力，因此責令劉勝元等剿辦劉和，但應該名剿實招，可是後來乙未戰敗，劉和雖未接受劉永福的招撫，但仍投身抗日，轉暗為明，成了阮振的部下，依舊潛伏於噍吧嘰各庄附近，所以在清光緒 24 年（1898）臺灣總督府檔案中的《土匪強盜人名簿》，也載明了劉和繼續以「土匪」的身分對抗新政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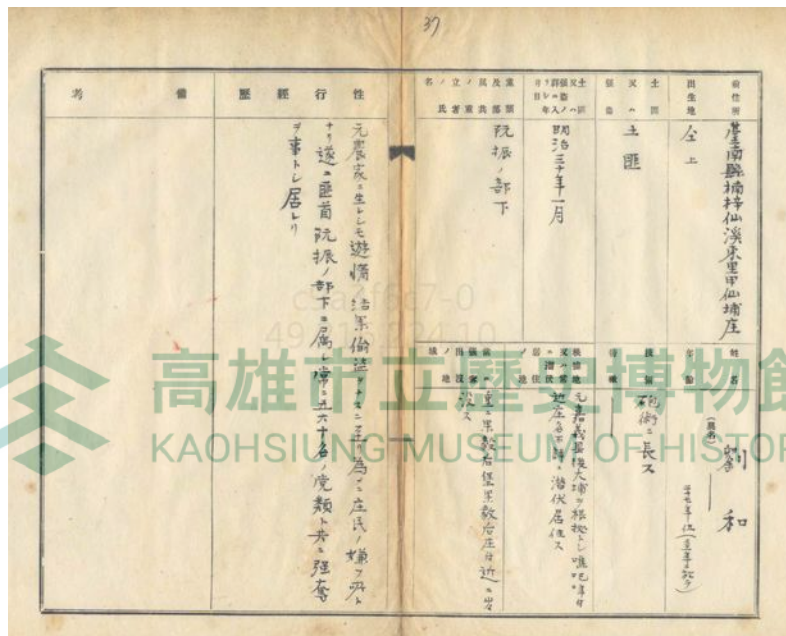


圖 16 《土匪強盜人名簿》中的劉和紀錄

圖片來源：「土匪強盜人名簿（蕃薯O弁務署管內）（台南縣）」（1898年12月1日）。〈明治三十一年元臺南縣公文類纂永久保存第七十三卷警察〉，《臺灣總督府檔案・舊縣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9475001。

但有趣的是，在《南化鄉風華錄：南化人說在地事》對於「劉和反」還提到：「這是土匪出來搶劫的事件，其中一個帶頭的叫做方大慇……」²⁶而位於楠西龜丹溫泉附近的廟宇「鐵谷山宮」，其中一位主神正好就是奉祀抗日英雄「方大慇」，至於是否與劉和有關，值得進一步探討。據《南瀛抗日誌》內〈楠西鄉鐵谷山宮〉一文所述：

26 臺南縣南化鄉公所編，《南化鄉風華錄：南化人說在地事》，頁 11。

放廣坪，又名「鐵谷山」，光緒二十五年（1899），抗日烈士方大懋與曾是雲林抗日領袖柯鐵虎副將的劉德杓、陳荷在此抗日基地……。他們三位猶如放廣坪抗日三巨頭，方大懋為千歲（方府千歲），劉德杓為元帥（劉府元帥），而陳荷則為副元帥（陳府三元帥）。²⁷

雖然文中指出此廟所奉祀方府千歲乃方大懋、劉府元帥為劉德杓、陳府三元帥則是陳荷，但仍存在著許多疑點，尤其是廟中所祀的「劉府元帥」為臺東鎮海後軍前營副將劉德杓相當不合常理，因為劉德杓雖在日明治 29 年（1896）3 月雷公火之役戰敗後，就越過中央山脈到雲林古坑與「鐵國山」柯鐵虎合流，再與日軍纏鬥奮戰一年，但據《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 第二編：領臺以後的治安狀況（上卷）》指出：

前清國之臺東統領官，領臺當時與劉永福為黨抗拒我軍之劉德杓，因劉永福逃亡時路已被阻無法回清國，遂入山為土匪而流入雲林……，明治三十一年十一月八日，探悉劉德杓潛伏之服部雲林辦務署主記，派歸順匪首林阿生將之招降。……但十八日逃往山間製紙小屋……，下午十一時在庄頭谷發現劉德杓，遂將之生擒，十九日上午二時將劉德杓拘禁於林杞埔憲兵隊，翌二十日押至斗六。日後依兒玉總督命令，予以寬典送還清國。²⁸

所以劉德杓於明治 31 年（1898）就已經在今南投竹山被日軍所俘，然後明治 33 年（1900）1 月就遭到臺灣總督府以交換簡大獅為條件遣返清國，不可能於明治 32 年（1899）還會出現在臺南楠西的龜丹，再加上《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 第二編：領臺以後的治安狀況（上卷）》還有一段記載中有提到：「放弄之土匪，係由昔日蕃仔山寨匪賊之餘孽而成，陳育、陳荷、田廷、江定、方大懋等雜然烏合之眾……維阮振、黃國鎮等一派匪徒……」²⁹ 雖沒有劉和之名在內，但先前《臺灣南部地區抗日份子名冊》，即臺灣總督府檔案的《土匪強盜人名簿》資料中就有指出劉和係阮振的部下，再加上劉和本身的地緣關係，所以，有沒有可能鐵谷山宮所奉祀的「劉府元帥」並非劉德杓，而是劉和呢？因此這相當值得另外再做研究來考證。

27 涂順從，《南瀛抗日誌》（臺南：臺南縣文化局，2000），頁 269-270。

28 驚巢敦哉編；蔡伯壠譯，《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 第二編：領臺以後的治安狀況（上卷）》（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08），頁 269-270。

29 驚巢敦哉編；蔡伯壠譯，《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 第二編：領臺以後的治安狀況（上卷）》，頁 507。

伍、結語

綜觀上述這些歷史文獻對於劉和的記載，經過抽絲剝繭後，可以清楚地知道內門地區所流傳的「劉和反」傳說並非空穴來風或憑空捏造，而是確有其人其事，然而名不見經傳的劉和，竟然可以躍上乙未保臺戰爭之歷史舞臺，所以歷史與傳說彼此間是不衝突的，甚至還產生了互補的作用。

尤其證之史實，劉和確實是盜匪，他在清廷甲午戰敗後割讓臺灣，日本於清光緒 21 年（1895）正式接收，因而爆發乙未保臺戰爭時，趁著劉永福疲於對付日軍的兵荒馬亂之際，嘯聚地方匪徒，先從六龜到南化掠劫，再經木柵至內門搶奪財物，然後繼續南下欲襲擊田寮，進逼鳳山。劉永福聽聞此事後，趕緊派遣劉勝元率兵前往圍堵，以防止其製造地方騷亂外，也必須排除日方與其合作的機會。

而劉和的這些事蹟雖不見於任何歷史文獻記載，但對照乙未抗日保臺戰爭的史實分析，明確地可以肯定「劉和反」之傳說均以乙未戰爭為發端，藉由人們口耳相傳，多方緣飾附會，再加以揣測想像，並結合了當地的信仰，將劉和渲染成燒殺擄掠、無惡不作的負面形象，以襯托強化神明保鄉衛土的英勇事跡，逐漸衍生出南化、內門、田寮等臺南高雄地區流傳的「劉和反」或「反劉和」傳說，也使他成為當地傳奇性的人物，最後甚至也把劉和由人轉換為在地神祇，呈現出歷史傳說與民間信仰融合的價值，但更為重要的是，劉和成神的過程中，在地居民究竟是以何種角度觀之？

所以高致華在《鄭成功信仰》中指出：「蓋流傳於民間的歷史人物傳說，多是以真實事件為核心，再經庶民緣飾附會擴充增色，即所謂『起諸歷史、口傳比附』。既然傳說起諸歷史，便具有某程度之可信度，為事件背景提出舉證，令聽者聞之信其實。」³⁰其他地方尚有許多像劉和這類傳說人物，其實若進一步檢視歷史，逐項爬梳整理，過濾相關文獻，或許可以發現傳說背後的真實事蹟，並瞭解這段歷史前後的來龍去脈，就像「劉和反」一樣，去除浩繁龐雜的史料，從另一個角度來認識乙未之役，此傳說的價值或即在於此。

30 高致華，《鄭成功信仰》（安徽：黃山書社，2006），頁 8。



參考書目／

一、史料、譯本

松崎仁三郎（2011〔1935〕），《嗚呼忠義亭》。屏東：社團法人屏東縣六堆文化研究學會。

思痛子（1997），《臺海思慟錄》。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驚巢敦哉編；蔡伯璦譯（2008），《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 第二編 領臺以後的治安狀況（上卷）》。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二、專書

吳密察主編（2015），《乙未之役打狗史料——中文編》，高雄史料集成第二種。高雄：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呂順安主編（1994），《高雄縣鄉土史料》，耆老口述歷史叢書 9。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林美容（1997），《高雄縣民間信仰》。高雄：高雄縣政府。

洪敏麟主編（1978），《臺灣南部地區抗日份子名冊（第三冊）》。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涂順從（2000），《南瀛抗日誌》。臺南：臺南縣文化局。

高致華（2006），《鄭成功信仰》。安徽：黃山書社。

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編（2018），《展高雄系列專刊：內門特展》。高雄：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

臺南縣南化鄉公所編（2005），《發現南化》。臺南：臺南縣南化鄉公所。

臺南縣南化鄉公所編（2006），《南化鄉風華錄：南化人說在地事》。臺南：臺南縣南化鄉公所。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採集組編（2000），《臺南縣鄉土史料》，耆老口述歷史叢書 24。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劉還月、陳柔森、李易蓉（2001），《我是不是平埔人DIY》。臺北：原民文化。

三、碩博士論文

陳聰賢（2015），〈內門地區人文景點研究〉。臺南：長榮大學台灣研究所碩士論文。

四、期刊論文

林信成、范凱婷（2020），〈淡水河口西仔反數位典藏清法戰〉，《博物淡水》，12，頁 34-53。

五、網頁文獻

內門紫竹寺，〈羅漢門迎佛祖〉。資料檢索日期：2024 年 3 月 4 日。網址：https://www.nmzizhusi.org.tw/?act=menuinfo&ml_id=20181106019。

百科知識，〈吳公真仙〉。資料檢索日期：2024 年 3 月 5 日。網址：<https://www.jendow.com.tw/wiki/%E5%90%B3%E5%85%AC%E7%9C%9F%E4%BB%99>。

陳聰賢，〈內門紫雲宮〉。資料檢索日期：2024 年 3 月 5 日。網址：<http://ruohan.tacocity.com.tw/rig3-1-2.htm>。

六、檔案

〈劉成良致劉永福書信〉（1895），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館藏號：2014.011.0024.0002。

「土匪強盜人名簿（蕃薯寮分務署管內）（台南縣）」（1898 年 12 月 1 日），〈明治三十一年元臺南縣公文類纂永久保存第七十三卷警察〉，《臺灣總督府檔案·舊縣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9475001。